

名家走笔

涂满蜂蜜的馕

◎谢志强

1980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峡谷里的一所学校,跟一位体育老师住同一间寝室,学生像飞回蜂箱的小蜜蜂,总喜欢来找他玩。他像一个孩子王。他玩性十足,一颗虎牙常露着,因为他动不动就笑。

他叫李疆生。顾名思义,他出生在新疆。他操了一口流利的维语,由于他,我结交了几个维吾尔族朋友。发挥长处,我还替维族朋友艾合拜写过情书,因为女方学汉语。

有个傍晚峡谷笼罩在暴雨之中,无聊了,我突然说起我的事儿——关于语言。我6岁来新疆,操着满口浙江方言,农场的人听不懂,可是,我第一天上托儿所回家,就换了一口农场的普通话,那是新疆味道的普通话。

疆生也对我讲了他的事儿。他5岁时,搬了家,搬到一个小县城,邻居是维吾尔族居民,有三个孩子。

安顿下来的头一天,晚饭,疆生不停地吸鼻子。他妈妈以为他新到一个地方,就感冒了。他说:真香。

妈妈瞥了爸爸一眼,爸爸起身,出屋,回来,手上拿着一个馕,刚出炉。隔壁是维吾尔族打馕的夫妻。烤馕的香味就是从那儿弥漫过来,好像到处都摆着看不见的馕。

第二天,爸爸要送疆生上幼儿园,邻居的维吾尔族女人突然进来,说:我来抱小巴郎(小男孩)。

爸爸妈妈还没反应过来,维族女人就笑着,几乎是小跑,把疆生抱出了院子,进了她飘着馕香的小院。小院里有葡萄架,有馕坑。那是香味的发源地。

已有几个汉族小男孩,差不多跟疆生年龄相仿。他们似乎已相当熟悉这个院子。邻居的三个孩子也坐在一起。所有的小孩都围着一个彩色的摇篮,摇篮里躺着一个胖胖的婴儿,像发面团。

其他几个汉族小男孩显然已熟悉要做什么,他们用维语齐声说着什么,疆生仅能听懂话语中的一个词:萨拉木(祝福)。疆生的口型还对不上,也跟着音调大声祝福。

然后,停下,一种祝福仪式结束了。每个小孩都摊开小小的手掌。婴儿的妈妈在一双双小手掌上,依次放上一个小小的馕,小瓷碗口那样小,烤得焦黄,黄得那么适中。馕的中央有个小窝窝,小窝窝里涂满了厚厚一层蜂蜜,似乎蜂蜜还忍不住要流动。热乎乎的馕像在掌心里哈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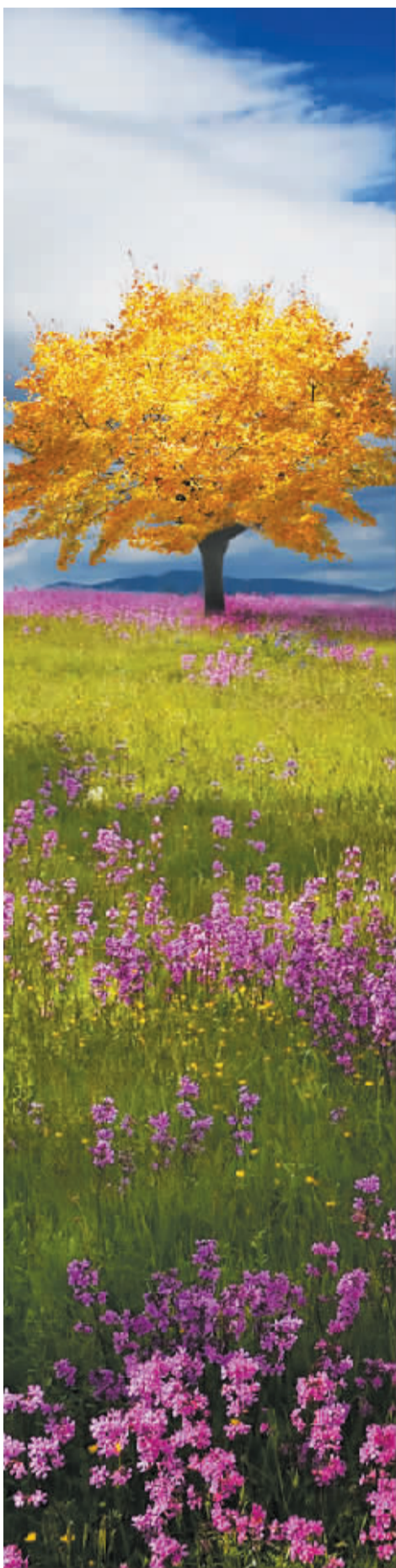
疆生跟着他们说祝福语,当然,学着他们吃涂满蜂蜜的馕。他把馕的小窝窝直接捂到嘴巴上边,蜂蜜立刻沾满了嘴唇,好像他无从下嘴。舌头跑出来舔小窝窝,慢慢地缩回,舔嘴唇的周围,腾出一只手来帮忙,顺便舔舔手上的蜂蜜。脸上手上还是有蜂蜜,粘粘的,甜甜的,像花开了。

疆生觉得有目光在他脸上扫,像一片玻璃反射阳光。他看见院墙上探出的一张脸,妈妈大概好奇,没赶着上班。妈妈笑了。

疆生举着馕,摇一摇,馋妈妈。妈妈的脸降下去,在墙头消失。接着,疆生跟大家一起,边玩边吃。馕又香又酥。他知道怎么回事:被祝福的这个婴儿,出生已满40天。

疆生说起这个祝福仪式,他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祝福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只限邀请小孩参加?我猜这可能跟馕上的花纹一样古老,唯一能相信的是,小孩的祝福最纯最美最真吧。

疆生说到跟我同样的语言奇迹。那一天,玩到了傍晚,还是婴儿的妈妈抱着疆生,送回来,还感谢了疆生的爸妈。婴儿的爸爸送其他几个小孩回家。



绽放 贝思米/摄

轮到妈妈惊奇了,因为疆生满口说的都是维语,而且很流利。按爸爸的说法,像蜜蜂采蜜一样,带回来了语言的花蜜。

童年对语言那么敏感,像掌握了魔法。我在峡谷待了两年,然后返回浙江——父母的老家。我再也不会家乡的方言了,像被挡在门外一样。我一开口,别人说:你不是本地人吧?

疆生怀念涂满蜂蜜的馕。他说,那以后,他开始关注邻居那个小孩的妈妈的肚子,他知道小孩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怀上小孩的标志,就是肚子隆起来。

终于,疆生忍不住了,问妈妈:他们的妈妈还会生小弟弟小妹妹吗?

妈妈笑了,说:怎么这样想?疆生说:那不是又能吃有蜂蜜的馕了吗?跟好多小伙伴一起。

我指出:你知不知道,你跟小学生一起,还像一个小男孩。

这是我在峡谷里,唯一一次跟李疆生谈起童年时的事。他总是坐不住。

总第 5751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古道杂思

有所思

◎王红元

行走在古老神秘的古道上,你能感觉到时间分分秒秒地存在着,也能感觉到时间从你的手上、身旁伶俐地穿行,能更清晰地感知自己站在时间之河中的某一处。

很痴迷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些年,走过的古道已不少。我用脚丈量过连接浙闽的仙霞古道,它是古时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我走过古徽商入杭必经的徽杭古道,它北靠黄山,南依天目山,穿梭在起伏叠嶂的山岭间。而我更有机会亲近的是宁波本地的古道,那些曾让年少的我们畏难不前的盘旋在崎岖山间的石板路。

古道其实是今人给的雅称,多久才算古?多长才算道?无人能给出结论;而且你若与附近的村民打听,附近的某一条古道该从何处进入,他们往往会一脸迷惘,不知道你所指的古道原来就是他们打小攀越的那条山路。

古道,大多有些年头。横溪的松石岭古道据传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名儒梅子真为避王莽之乱曾翻越这松石岭古道,隐居于大梅山中。宁海徐霞客古道原为宁海至天台府的要道,约建于唐代。而更多的,则不可考证其修建年月,历经几代几世,由乡人辛勤开辟,一石垒一石铺就而成。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它们是贯通乡间村落的血脉,是通往城镇的交通要道,是商贸流通的渠道。它们的功用已刻进了史册中。

不管是宁波十大古道还是四十条古道,不管是修缮完整的还是埋没于荒草之中的,它们沧桑和古老的韵味深深吸引着我们。

古道在山间穿行,四时有不同景致。

开在秋天的花

随想曲

◎李蓓莉

总有恍惚的错觉,葱兰莫不是一夜之间悄然绽放?像在曲折的旧巷子里转个弯便遇见了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又如在绿色的田埂上听见湖畔诗人一唱三叹地吟哦,这突如其来的美丽,让我措手不及。

那白色花箭挺在绿叶丛中,尤为显眼,仿佛置身于陌生人群突然遭遇一个热情的招呼。我见到的这几丛,长在路边瘠薄的花坛里,而花坛的正中生长着高树。这些葱兰,只是被用来装点这贫寒的土地,它们得不到足够的光照,叶细长如葱,暗沉的绿色抱朴守素,向来没有眼睛为它们停留,也没有脚步为它们流连。在缓慢的时光里,它们卑微而宁静,随遇而安地生长着。

然而,它们依然能开出幽兰一样的花朵。仿佛就在昨夜冒出花苞,今晨便傲然吐蕊了。花的美很快被匆匆而过的行人捕捉,赞美亦飘然而至:“那些野草也会开花!”“是啊!还真漂亮!”

世上哪有不开花的植物?只是葱兰的花开在微凉的秋,开成低调的点缀,又经过如此漫长而不起眼的酝酿,几乎被人忽略了。它们的头顶是桂树,再来几次“桂花蒸”,整个城市将要陶醉在微醺的甜香中了。倘若秋风再细些再凉些,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又该有多少人去吟诵菊花“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骨气呢!

卓尔不群的葱兰啊,你原本就应生长在那幽静的幽谷,是谁把你们带

眼睛醒了。葱翠纤细的竹叶,跳跃红火的杜鹃,铺满地的是堆叠了几年的枯黄落叶,踩上去窸窣作响。说不出名字的植物自由的姿态,与青青翠竹高挑的身形,或俊朗或疏密有致,任何一个简单的剪裁,都成一幅精美的自然画卷。

耳朵醒着。清风低语,穿枝拂叶,溪流淙淙,一夜宿雨的养育,肥的汨汨滔滔,是多情诗人的浅唱低吟;瘦的叮咚作响,是调皮孩童指尖敲击琴键。一路虫鸣鸟语相伴。草丛中有如情侣叽叽咕咕,唧唧我我;枝叶间有鸟儿婉转啼鸣,委婉处一腔柔情,直把人的心唱皱。

鼻子灵了。草木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流水的气息,花朵幽微的香气,直等你拾级而上,额角汗微微,胸口气喘喘,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时,径直扑面而来,让你应接不暇,举手缴械,陶陶然如酒之酣处,浑身筋骨松散,每一块肌肉都惬意舒适。

而今,只有极少数古道有专人修缮养护,如横溪亭溪岭古道、北仑孝子岭古道等,其余大多因公路交通的发展,被遗弃于荒山野岭中。或路基崩塌,或被横生的杂树挤占了空间。人行其中,当手足并用,披荆斩棘。经年的落叶让道路变得松软,不堪重负;蔓生的植物霸占了整个空间,湿气沉沉,越发让人提心吊胆,唯恐蛇虫出没其间,每前进一步都相当困难。横溪天打岩村至福泉山的天打岩古道与东钱湖绿野村到东吴三溪浦水库的黄菊岭古道就是这样的两条古道。穿行其间,真有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意境:“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苍茫凄凉之感,油然而生。

到了这喧嚣的城市,让你们终生守着一方灰色而浅薄的泥土?

一寸欢喜,一寸寂寞。

我竟然不知道韭菜也会开花。我常自嘲是爱花懂花惜花之人,这样低级的错误委实不可饶恕。我思前想后给自己找借口,因为我家只吃韭叶,像老杜一样,只喜“夜雨剪春韭”。韭叶剪得勤,便长得嫩,它们来不及开花。今年楼顶菜园长势甚好,韭菜分出了好几箱,就有一箱子韭菜开出了花。于是干脆任由其它几箱也放纵地开一回花,完成一次生命的轮回。

韭菜的白花碎碎的,细细的,花茎高高地挺起,倒也不失英姿。我更不知道,韭薹、韭花竟然都是美味的时菜。菜市场里一小把一小把的韭薹卖得俏,据摊主介绍可以和肉丝炒着吃。至于韭花,正宗的吃法便是在石臼里捣碎了,腌制成酱,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制作点心。

突然想起杨凝式,想起《韭花帖》,想起中国书法史上“绝版的韭花”。若非杨凝式的率性逸纵,何有《韭花帖》传世?韭花又何以入大雅之堂?

一簇韭花,一点清心。兴之所至,上网查询,发现葱兰和韭菜同属天门冬目,算是远亲。难怪,它们都有着细长的绿叶,都在凉凉的早秋开漂亮的白花,都能在无人照拂的境遇中绽放最原生态的生命活力。

秋风带露生。葱兰和韭菜都开花了,白色的裙裾掩不住妩媚。我抱着膝盖坐在露台上,守着这素净的夜,恣意享受“报秋之初”的美妙。